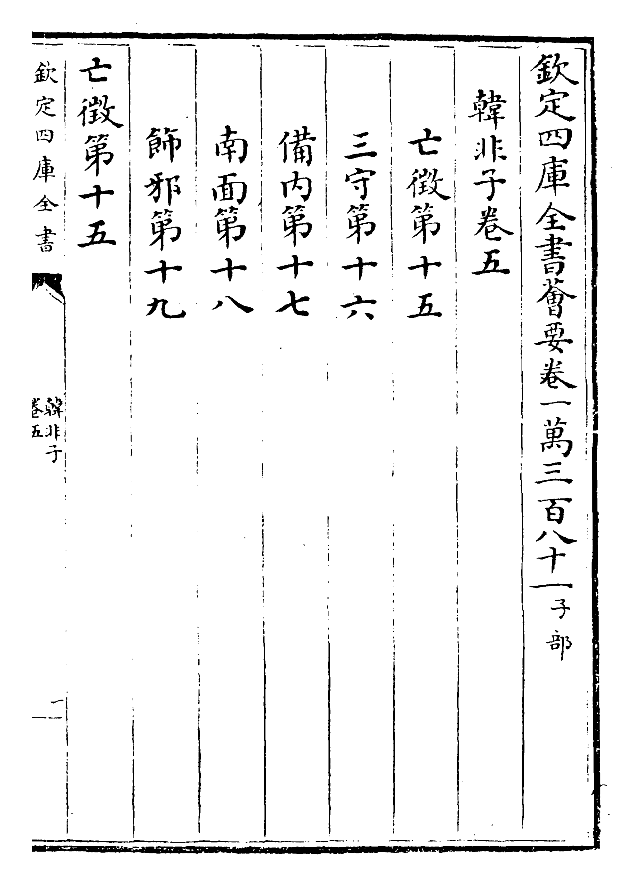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八十一 子部

韓非子卷五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宫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待參驗用一人為門户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

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

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

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强内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内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私褋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

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强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偏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内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辠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

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别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强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絀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

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

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

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刼殺之徵也凡刼有三有明刼

有事刼有刑刼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内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刼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内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

專之諸用事之人一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刼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刼三守不完則三刼者起三守完則三刼者止三刼者止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

以有刼君弒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兊傅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

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扼昧謂暗中絞縊也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

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内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内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

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之端相參而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借也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

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鬵之行則法獨明於胷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絶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己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令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為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惛

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
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
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
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
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
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
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
惽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

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

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

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惰之民苦小費而

亡大利也故簧虎受阿謗而輾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絶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飾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刼燕以逆秦兆曰大吉

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鄭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鄗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衞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般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

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反國弃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

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

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絶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故端也

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强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强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

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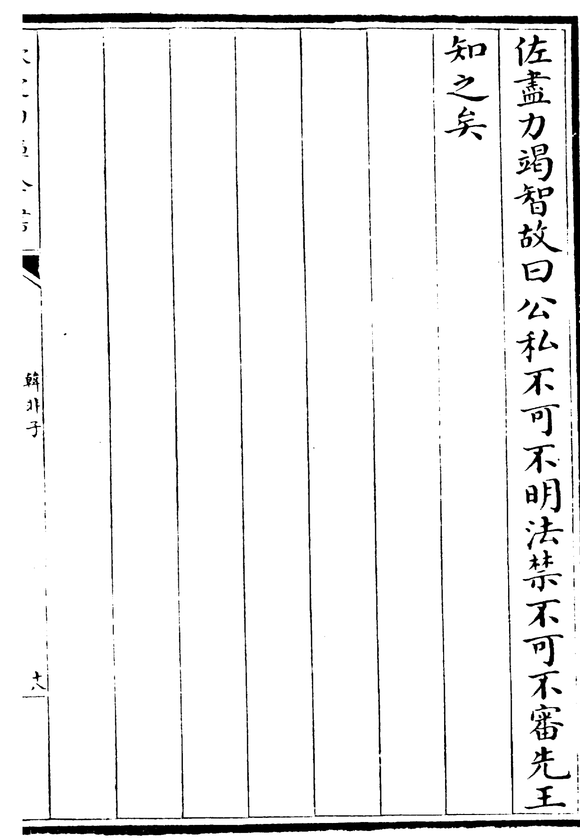
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絶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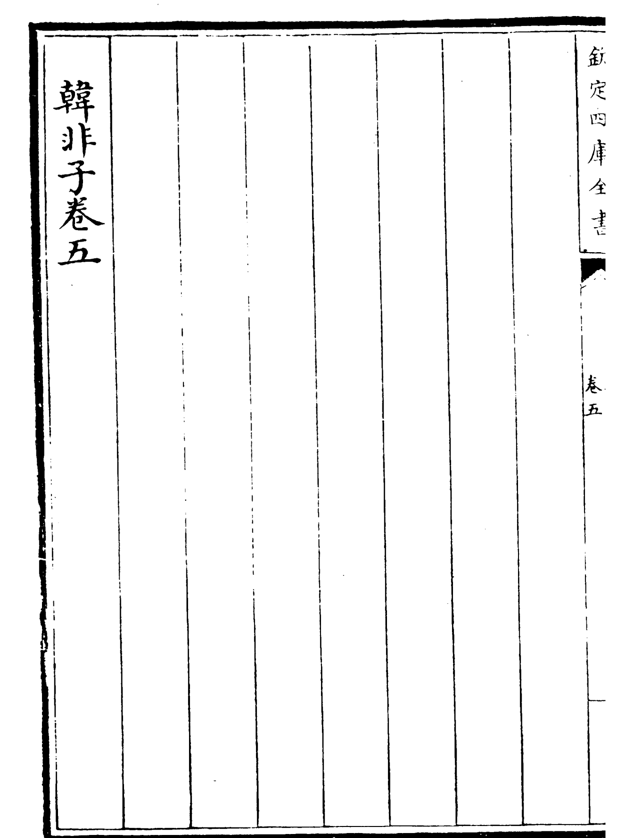
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此也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

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是邪以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汚行

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功法立私智也

從欲安身立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


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
知之矣



韓非子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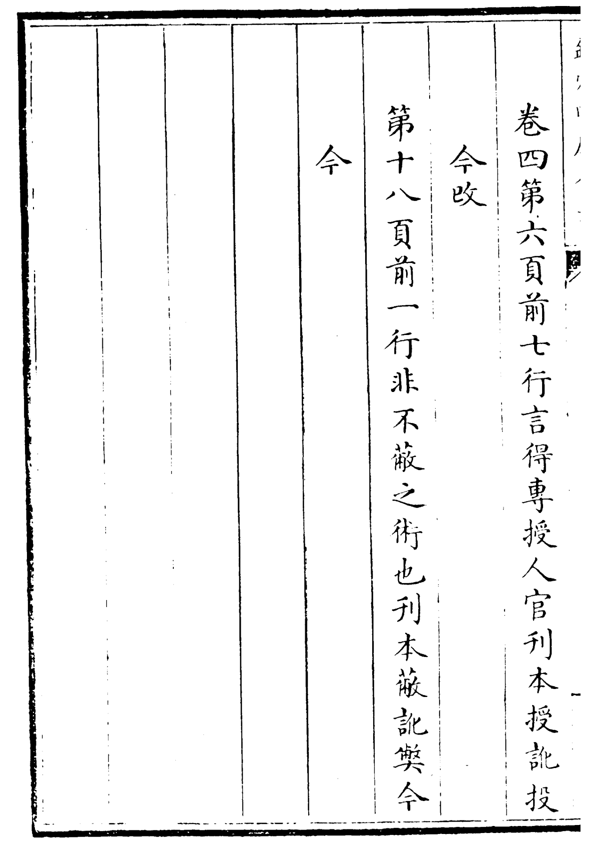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三第四頁前四行公曰有新按文義係行文但諸刻本並同無可据删謹仍其舊而識之

第四頁前五行願請以試之試原本訛作示於文義無解謹依下文願試聽之句改正

第四頁後六行願試聽之原本試訛示謹据二十子全書改正

第七頁後一行箘簬之勁刊本箘訛菌今改

第十頁後二行國之不服者刊本服訛亡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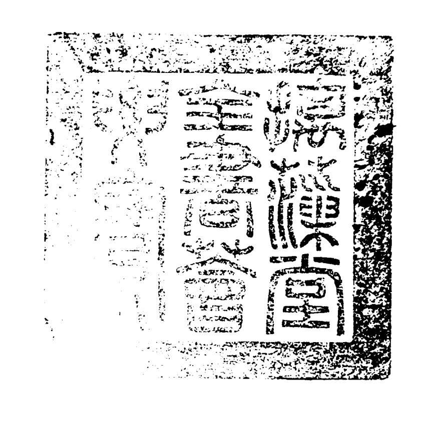


卷四第六頁前七行言得專授人官刊本授訛投

今改

第十八頁前一行非不蔽之術也刊本蔽訛弊今

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舉人臣羅步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韓非子卷六 七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韓非子卷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

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
也親疎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
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内而疎者外宜義者
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
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
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

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

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黄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

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

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黒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絶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絶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

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禄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

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固以久矣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立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

異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强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讐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燿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

於天聽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强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静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

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

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

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為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

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

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

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不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

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
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
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
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
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
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
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

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

民產絶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絶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絶事經絶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

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

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

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

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

則禍害至禍害至則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

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

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

莫憯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

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

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内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之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劒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者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

聖人觀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

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

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

憎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

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

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况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

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黒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黒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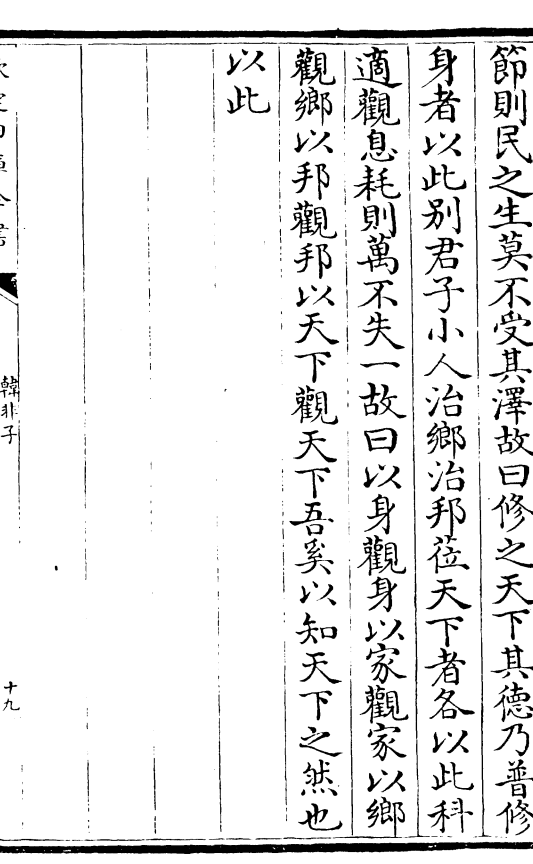
慈於子者不敢絶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

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
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絶衣食之業
絶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
服文采獄訟繁倉廪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
若以利劒刺之故曰帶利劒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
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
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
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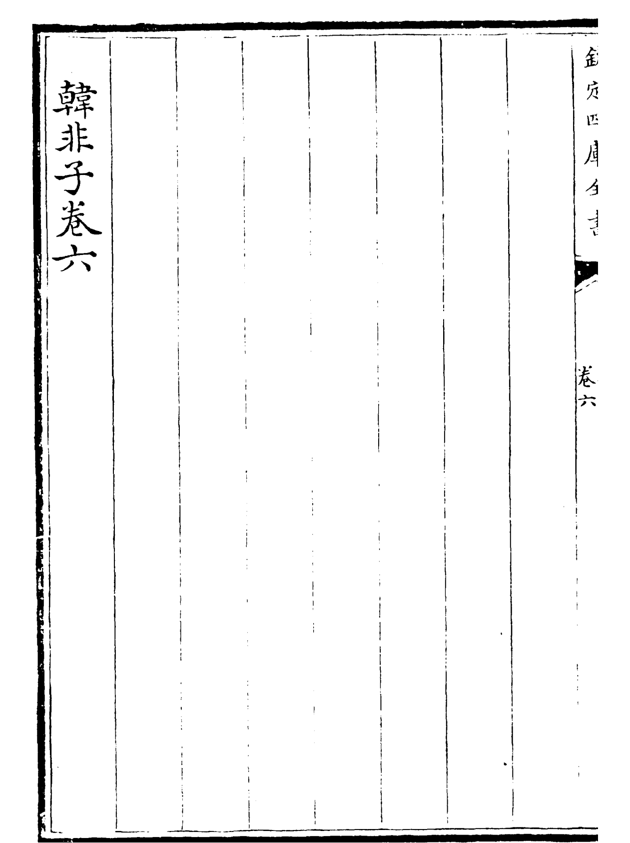
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

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脱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絶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



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韓非子卷六

韓非子卷七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鷰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

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溲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壁不聽宫之竒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

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絶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静重則能使輕静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静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

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獘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黄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

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

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

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宫之奇諫曰不可脣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争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宫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

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强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

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

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筴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禄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

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空竅者神明之户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邱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户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

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鋭貫頤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爲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

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

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
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
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
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
蹻爲盜於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
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
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曽子曽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曽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强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濵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

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太迷是謂要妙

說林上第二十二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之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

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

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輒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悅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

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

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

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内樹黨以驕主有外爲

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紂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

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説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睞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睞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

雖强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巴西

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劒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劒

臣相劒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劒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

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强而富衛弱

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箕子怖以爲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

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

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

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刼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髪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横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

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

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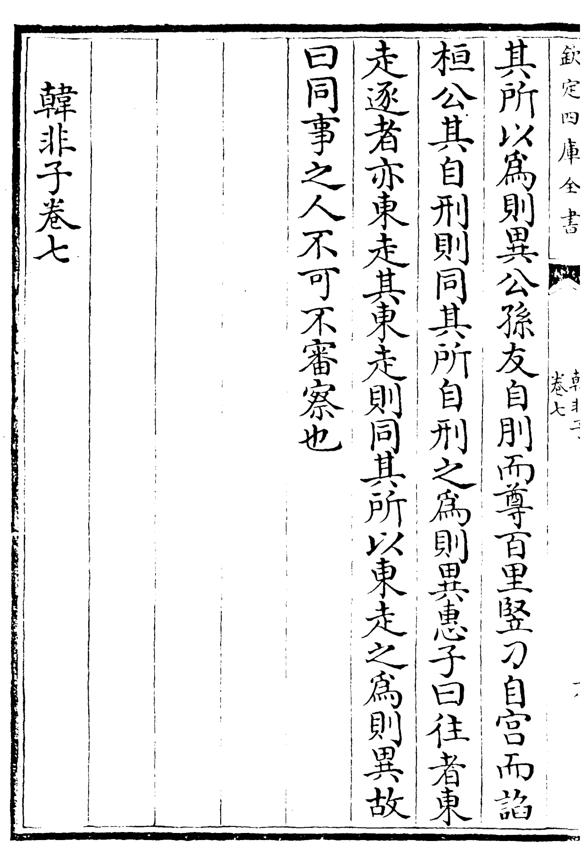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

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



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自刑之爲則異惠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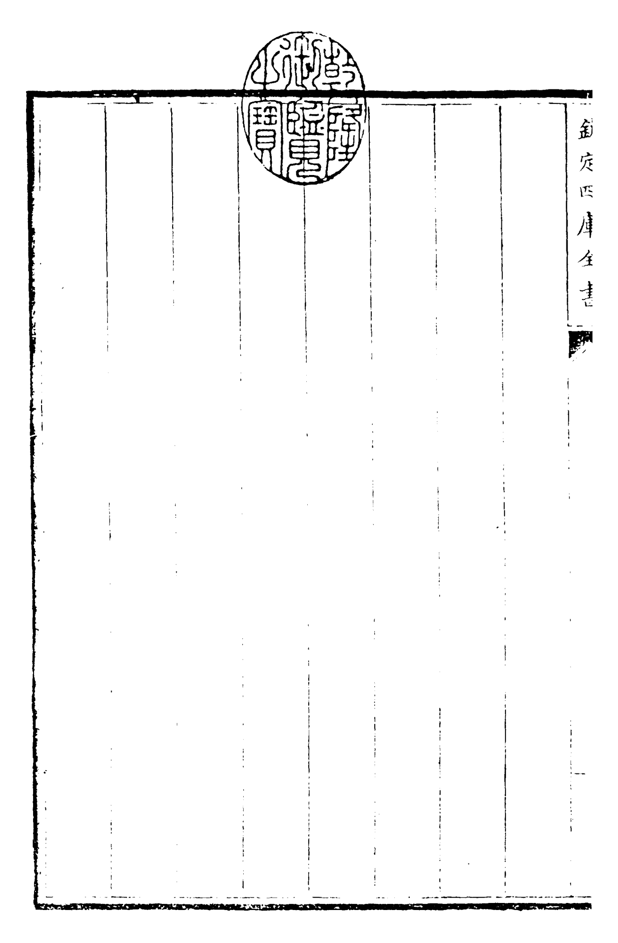
韓非子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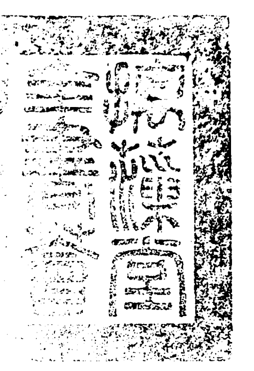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第四頁後四行福本於有禍刊本福訛富今改

第六頁後三行別清濁之聲刊本濁訛燭今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是以故曰按是以下疑有脱文

卷七第六頁後一行臧獲不能惡也刊本臧訛藏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沈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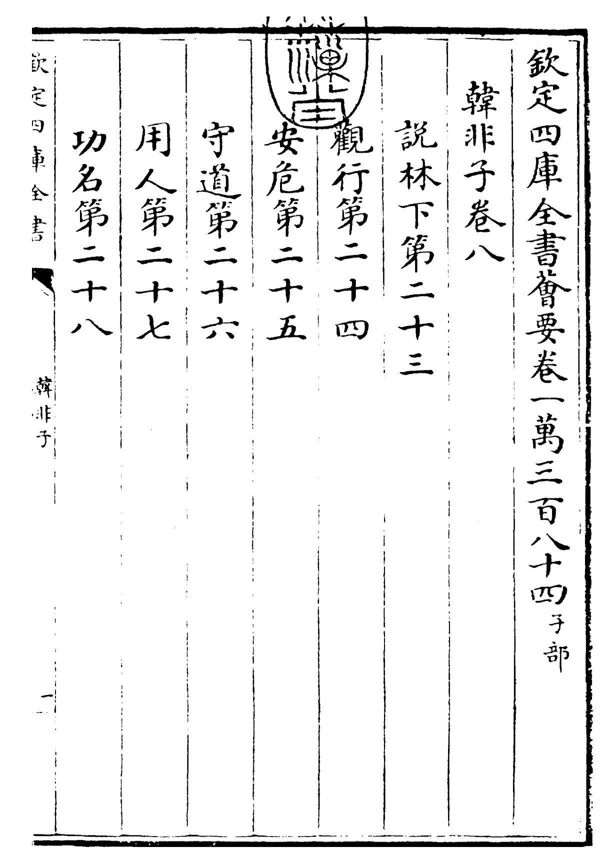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韓非子卷八 九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八十四 子部

韓非子卷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猨於柙中則與

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奥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

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

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説以貴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

有敢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妬之因曰臣能撽鹿見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妬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

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蟲有蚘者或作蚖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絶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甞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

乗而獻之其君矣

周趮謂宫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宫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

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吴吴使沮衛蹷融犒於荆師荆將軍曰縳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欲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吴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吴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説除道將内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納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内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以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

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

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已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

也綦母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君

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惡也

必不敢禁我城壷丘矣公曰善乃城壷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説以錬金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壊墻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

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

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

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踈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

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去饑寒雖賁
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雖
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己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
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
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
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
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
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

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矣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

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頋為賁育守道者出懐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

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何也令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

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瞑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

衆人不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於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

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

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

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怨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怨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

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内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内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

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

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十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金輕錙銖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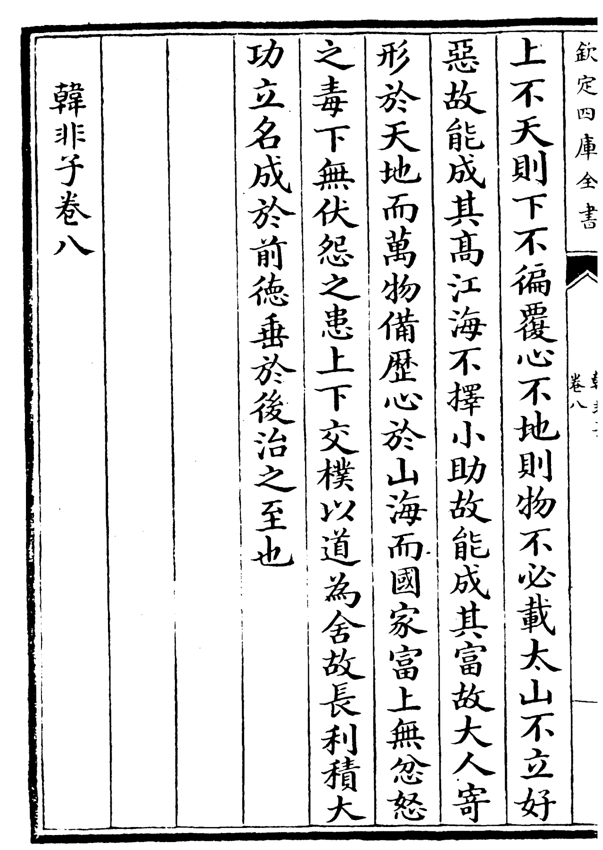
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立功者

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功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

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録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鈎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治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八

韓非子卷九

内儲說上七術第三十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内謀故曰内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五曰疑詔詭使疑危而制之譎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各聽其所從若門戶然則為臣所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煬則後人不見此識靈公偏聽子瑕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為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誑以大魚為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乞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人惡故白公得以為亂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擁己故更貴臣

妾以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為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為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吏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弃灰將行去樂池將行

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魏王卜皮以慈惠亡卜皮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國當嚴禁人之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尸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謾欺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勾踐知之故式怒鼃勾踐知勸賞式怒鼃可以抬人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拾蠶握鱣而不懼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襍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襍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搆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為姦如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為姦故還大夫而警之而戴讙詔視輼車戴讙欲知奉笥者更使視輼車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說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

握一爪也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羣臣聳懼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吏便得彼陰懼也西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樛豎偽謾樛豎知君疑也淖齒為秦使詐為秦使知君惡己齊人欲為亂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産離訟者

分離訟者便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得兩訟之情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

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訕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舉國既化為一則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内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内之人亦與季孫為一故問之無益一曰

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為可

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令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誅田成趙高成其簒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

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

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

乃貴薄疑以敵之如耳尊衛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其誅為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鐵室

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以防疑則姦絶也

龎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龎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龎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

仞因問其傍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刑鄭少年相

率為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

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播揚善掩翳人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必三族相殘也（因鬬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

為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為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

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令重罪輕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

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㐫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毋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

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

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外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

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君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不若

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

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北降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

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

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

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也剄割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絶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為哉其所以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

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為也嚬有為嚬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嚬笑尚不妄為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賁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

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名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

恐君之欲疑己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不許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内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

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為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故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務上黨棄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虱也王拱而

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強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強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強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五麗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為市立有閒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為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

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遣伺轀車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

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名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誠割爪不誠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黄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

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黄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卜皮為縣令其御吏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吏以知御吏隂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閒

七陽山君相衛聞王之疑己也乃偽謗樛豎以知之樛豎王之所愛令偽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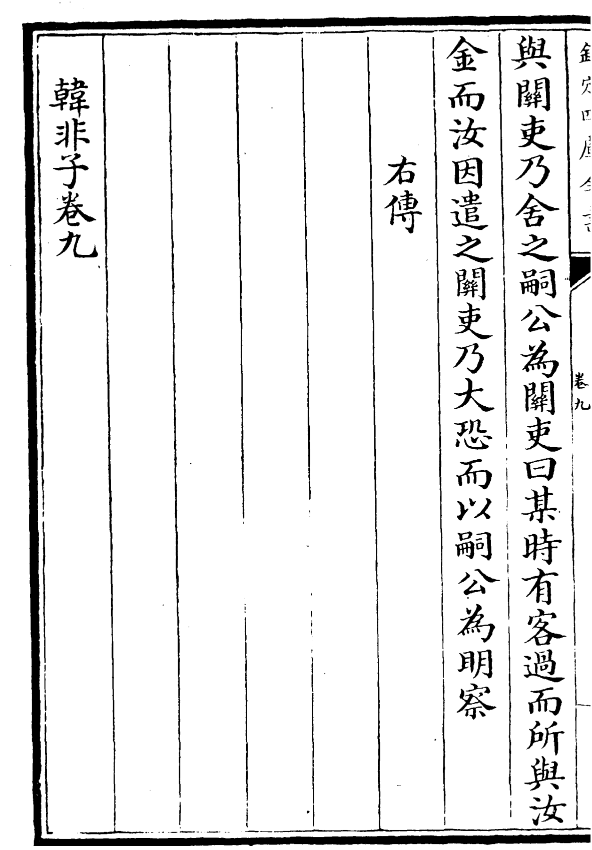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産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



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為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右傳

韓非子卷九

謹案卷八第十一頁前八行聖賢之撲淺深矣按

撲字疑誤别本注云一作測

第十五頁後三行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刊本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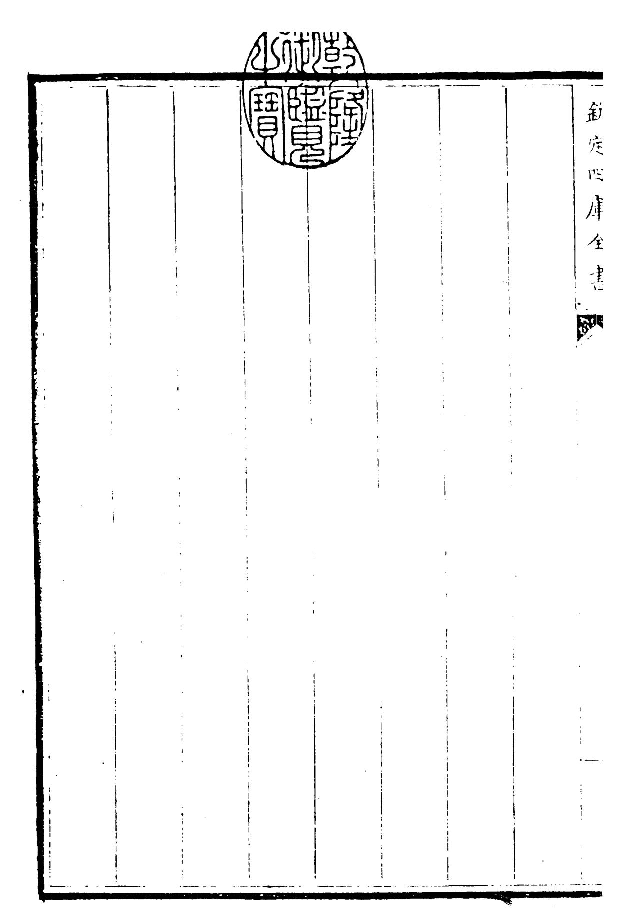
訛廿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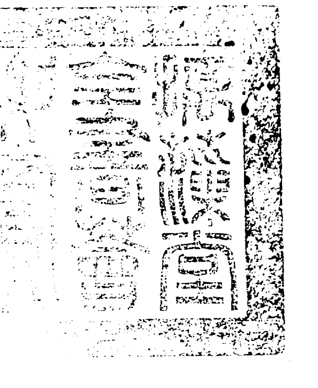
卷九第十七頁後二行不許之貌刊本不許二字

倒置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一行因詐逐所愛者刊本逐訛遂

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舉人臣羅步雲